



●「大台」東側發掘出的排水管道。



●琅琊台遺址全景航拍

今年，山東青島琅琊台遺址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考古專家推斷，文獻記載中秦始皇「徙黔首三萬戶」修築的「琅邪台」，正位於如今

琅琊台風景區內的琅琊山山頂，而秦統一六國後三十六郡中的「琅邪郡」郡治就設在今天青島市黃島區琅琊鎮駐地一帶。●文、圖：新華社



●山下秦代院落遺址



●「大台」西側發掘出的龍紋踏步空心磚。



●「大台」西側發掘區

自2019年以來，考古隊對琅琊台周邊開展了詳細的區域系統調查及較全面的勘探，於琅琊台西北方向約5公里的今琅琊鎮及其周圍調查到秦漢時期遺存，採集到形制與琅琊台遺址形制相同的雲紋瓦當。調查還發現大量中小型墓葬，不少封土尚存。這進一步驗證了此處存在具備一定等級和規模的聚落遺址，其與琅琊台相對位置和距離恰好符合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中引《括地誌》所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台……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據勘探，琅琊台與琅琊鎮之間的古代海岸線較現代更為深入內陸，其間僅存在一南北向高地名為季家嶺，嶺東配合工程發掘中發現秦漢時期道路，應為連接遺址與郡城的通道。

「經過系統調查以及《琅縣》陶片的出土，我們推斷今天的琅琊鎮駐地一帶就是秦「琅邪郡」郡治所在地。琅琊台遺址，有皇帝的駐蹕之所。城與台之間，有道路相連。琅琊台、琅琊城與遙遠的統治中心，又由更複雜的路網連接起來。一個由中央政權直接管轄，輻射至東方海疆的統治網絡就浮現出來了。」呂凱說。

據史書記載，為了鞏固統一，秦始皇除了「分天下以三十六郡」以外，還出台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築甬道……治馳道」「築長城及南越地」等治國方略。

作為秦朝加強統一的重要手段，琅琊台是秦漢時期「乃撫東土」鞏固與維護帝國東部疆域統一的象徵，考古新發現充分體現了統一王朝對於東方地區的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員白雲翔生前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徙黔首三萬戶」，十萬餘人從內陸遷到海邊，他們帶著家鄉的技藝，開採山海之間的草木土石，在這裏築台、燒窯、生活，最終扎根。

白雲翔說，隨著秦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通過琅琊台大型建築群的修建，秦文化迅速擴散到東部沿海地區，東周齊國的地域文化迅速匯入秦文化的洪流之中。琅琊台遺址的發現，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過程的又一實物例證。

山東青島考古新發現揭開秦朝國家工程面紗

琅琊台上觀山海

這座古老高台，不僅是秦朝的國家工程，更成為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重要見證。城與台之間，一個由中央政權直接管轄，輻射至東方海疆的統治網絡，穿越兩千多年的時光，逐漸清晰起來。

夯土高台見證統一規劃

琅琊台遺址位於今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南部。遺址東、南、北三面瀕臨大海，中心為海拔183.4米的山峰，歷來是古人登山望海的絕佳地點。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載：「蓋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

2008年，多位天文學家認為，琅琊台是一個兼具觀象授時與宗教祭祀功能的古觀象台，具有觀日出、定時節、望雲氣、祭祀四時主等多重功能。《史記·封禪書》載：「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戰國策》記載：「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可知琅琊不僅為祭祀地點，還是齊國濱海要塞、東方重鎮。文獻中還有越王勾踐遷都琅琊的記載，增加了琅琊歷史背景的複雜性。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先後四次東巡，其中三顧琅琊，並築台立石。《史記》載：「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十二歲。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

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起，歷經多次考古調查、勘探及搶救性清理工作，琅琊台遺址2013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以來，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與青島市黃島區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琅琊台遺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區位於主峰的「大台」、東部的「小台」、山南的「窯溝」「台西頭」和東南的「亭子蘭」等多個地點，取得重要收穫。

在考古隊領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戰國秦漢研究室主任呂凱帶領下，記者首先登上琅琊台遺址核心區「大台」。

呂凱告訴記者，經詳細勘探，山頂夯土區域大致呈「T」字形，總面積約45,000平方米。他們推斷，這裏曾經存在一處秦漢時期的高台建築，其周圍還分布有附屬建築及院落，整體規模宏大且結構複雜。

古代地理名著《水經注》載：「所作台，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廣五里。」呂凱說，以發掘成果為線索進行測算，最上層台基東西長約61米、南北寬約39米。在多年持續發掘中，揭露的夯土台基壁面可觀察到厚度8厘米左右、非常均勻的夯層，夯土質地堅硬，夯面平整，夯窩直徑約7厘米。「推測採用金屬平底夯具，工程質量極高。」

記者在現場看到，台基西側是大片已發掘區域，有登台踏步、台下房間、排水設施、石鋪道路等遺

蹟。登台踏步由空心磚鋪成，每三級為一組，兩組間有平台以供歇腳，部分踏步磚面還裝飾有精美的凸線龍紋。

台下發掘出一處依附於台基的房間，室內東北角、東南角存留有壁磚。房間內有一組排水設施，由入水口、地下管道和石砌地漏構成。其中，入水口設置鏤孔薄磚，專家推測應為過濾之用；地下管道現存長20多米，由一端粗、一端細的圓筒形陶管逐節套接組成，兩列並排，陶管與夯土之間普遍有一層紅褐色緻密黏土，起到加固和防滲作用；石砌地漏由多塊長方形、梯形和三角形石板拼合而成，四邊向中間下傾，中間的正方形石板上鑿有一個方形孔洞。該地漏與管道相連，因其位於入水口的下游，專家推測污物排入管道後可由上游來水進行更徹底沖洗。

考古工作者還在距台基西壁約23米處發現一條南北向石鋪道路，以大小不一的長方形石塊鋪成，邊緣立有路沿石。石塊經過精細加工，形狀規整、稜角分明，部分石塊呈弧形凹面，組合後路面中部明顯下凹。專家推測，除供行走外，可能還承擔排水功能。

從台基西側順山路越過山頂，步行百米左右便來到了台基東側考古發掘現場。現場存有石鋪路面、台下房間、排水設施、院落門址等遺蹟。門址處南北各有兩塊規則的石柱礎，門外北側發現三列並排的管道，陶管體量普遍較大，專家推測在院落之外還有較高排水需求的重要附屬建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說，這些嚴謹的規劃、高超的技藝，都表明這是一處由國家意志驅動、統一規劃建造的頂級官式建築群。遺址出土的變紋大半圓瓦當，其形制與陝西秦始皇陵等秦代核心建築出土的同類器物甚為接近，是秦高等級建築的標準建築材料。

窯址爐火服務「國家工程」

山頂的高級官式建築並非孤立一處，也並非憑空而起。離開「大台」，記者隨考古隊員來到山下的發掘區域。

記者首先來到「大台」正南山下的夯土基址，考古隊員將其命名為「台西頭」。通過調查勘探，考古隊員發現該基址位於山前階地上，地勢高亢開闊，南端距海岸約580米。基址形狀為正方形，四面有夯土基槽。通過發掘得知，基址地面存在分級，每一級最外側築有寬約3米的夯土擋土牆，其內側或填土及碎石，或為整平的生土。基址東北部發現一處長方形建築基坑，平面呈規則的南北向長方形，寬約9米，長度超過22米，北部被現代公路佔壓。基坑內為夯土，結構與山頂建築基址一致。其上應存在房屋建築，由於破壞，現存夯土面未觀察到柱坑、牆體等跡象。基坑外圍大部為墊土，未見明顯夯打痕跡，應為室外場地。

據呂凱介紹，這裏出土的遺物多數為秦代的建築

構件，包括板瓦、筒瓦和瓦當等。通過對「台西頭」夯土結構及遺物的判斷，加之其與山頂建築有道路相通，推測此處建築與山頂建築同期營建使用。

隨後，記者隨考古隊員來到「台西頭」西側秦代磚瓦窯址區。

記者在現場看到，窯址區地勢較平坦，發掘區內發現10座窯址，均為馬蹄形半倒焰窯，多數窯室僅存底部。考古工作者發現部分窯有修補和改造痕跡，有兩窯共用操作間，操作間發現柱洞，推測使用時上搭頂棚。現場還發現一道條形夯土遺蹟，其北側見多層淤土。經過分析，考古人員推測那是服務於窯業生產的堤壩，用來蓄水。呂凱說，2,000多年前，這裏應該存在一處完整的、為國家工程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區，包括建材製作、運輸和建築建造等多個環節。

據呂凱介紹，窯址內及周邊出土了大量殘斷或變形的板瓦、筒瓦、圓形雲紋瓦當、素面方磚及陶管道等，形制與「大台」發現的基本一致。發現的半圓形變紋瓦當殘塊，較大者復原直徑超過80厘米，與陝西秦始皇陵、櫟陽城、遼寧姜女石等遺址所發現的圖案紋飾相同，是秦代高等級建築標準器。他們推斷，當年修建「琅邪台」的磚瓦基本出自這裏。

從窯址區乘車10分鐘左右，記者一行來到了琅琊台遺址中的「小台」發掘區。「小台」位於「大台」以東，瀕臨大海，現存夯土依託東側自然山體夯築而成，夯土同山體構成直徑240餘米、平面略呈圓形、頂部平坦的高台。

考古工作者此前在「小台」通過探溝等形式進行小面積發掘。通過解剖發現，發掘區內的夯土夯築過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不同階段土色區別明顯，但都有夯層厚度不均、緻密程度不高的特點，與「大台」山頂建築基址差別巨大。

考古人員推測，「小台」採用單棍夯技術，部分方面保留明顯圈底夯窩，呈現較早的時代特徵。除早年試掘中於夯土斷面下部發現陶管道、夯土層中夾雜少量陶片以外，幾乎沒有發現其他古代遺物，說明台上應沒有大規模建築。

呂凱說，就「小台」龐大體量來看，應是官方營造的、有特定目的、有嚴密規劃的大型工程，環境特徵符合《史記》記載的古人祭祀選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點。

大一統輻射「琅邪郡」

從「大台」制高點向西北眺望，約5公里外即是琅琊鎮政府駐地。2025年3月至5月，考古隊在該鎮營前村遺址取得重要收穫，他們發現了帶有「琅縣」字樣的陶片。

據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考古研究部主任彭峪介紹，考古隊員在遺址內兩口古井內各發現一件「琅縣」銘泥質灰陶片。此外，在水井旁還發現一處手工作坊遺蹟。結合「琅縣」銘文的官方屬性，考古隊員推測兩件帶有「琅縣」銘文的陶器可能與該手工作坊相關。

秦統一六國後設三十六郡，「琅邪郡」為其中之一，以「琅邪縣」為治所。專家表示，「琅縣」可能與秦代「琅邪縣」有關。

2008年至2009年，山東大學、原膠南市博物館和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在琅琊鎮和泊里鎮之間調查到秦代遺存，推測為秦「琅邪郡」城所在。



●琅琊台遺址出土的建築構件。

佳士得辦世界盃慈善拍賣

BTS 成員Jimin表演上衣11萬美元成交



●Jimin在決賽中場表演時穿著的Agro Studio設計上衣，最終成交價超越最低估價近37倍。佳士得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夢薇）2026年世界盃決賽首次引入美式風格中場表演，Justin Bieber、BTS、Coldplay、Madonna、Shakira等巨星登場。賽事落幕後，佳士得於7月底舉辦「ONE GOAL」慈善拍賣，專場共27件紀念品拍件悉數成交，成交總額達65.3萬美元（約510萬港元），拍賣公司表示此次專拍所得皆撥捐FIFA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用於改善貧困兒童的教育與體育發展。此前，FIFA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公布計劃募集1億美元，以支持200個國家的基層項目。

綜觀全場，最高價拍品共2件，各以11萬美元（約86萬港元）成交。其中之一，是FIFA主席因凡蒂諾捐出的決賽

用球，而另一件則是BTS成員Jimin在決賽中場表演時穿著的Agro Studio設計上衣，該件拍前估價為3,000至5,000美元，最終成交價超越最低估價近37倍。

BTS七位成員的中場秀服成為該場拍賣的亮點，合計共拍得30萬美元（約235萬港元）。其中除Jimin上衣外，V的圍巾與Jung Kook的外套各以46,200美元成交。

除了以上亮點拍品槌出不錯成績，本場上拍的美斯簽名阿根廷球衣以66,000美元成交，拍賣行指，該球衣由美斯贈予Shakira後由後者捐出。另有Madonna開場表演的簽名露指手套以41,800美元成交，Justin Bieber的運動鞋以26,400美元成交。

此前佳士得創下的「史上最大紀念品拍賣紀錄」，是「吉姆·艾爾賽珍藏」（The Jim Irsay Collection）系列拍賣，該系列拍賣從今年3月持續至7月，最終總成交額高達1.05億美元（約8.2億港元），而本次拍賣距系列拍賣結束僅僅不到一個月。

拍後佳士得官方數據顯示，本次共吸引來自24個國家的買家參與線上競標。佳士得美洲區總裁普拉代爾斯表示，今次拍賣的激烈程度和全球化屬性，可以與世界盃賽場上的較量媲美。



▼ Jung Kook的外套以46,200美元成交。佳士得供圖